

论萨满的神器

色音

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萨满神器进行结构—功能分析,依据制作形态把萨满神偶划分为塑制、绘制和塑绘结合等三种类型,并认为萨满神偶的来源几乎都有某种神话、传说的依据。文章还提出,从总体上可以把萨满的法具分为常用法具和暂用法具两大类型,它们在萨满巫仪的整体结构中发挥着强化法力、护身防邪、象征宗派等多种功能。萨满的法具主要是通过声、光、色等三种要素的咒术和象征的意义来发挥其各自的功能。

萨满神器主要包括萨满神偶和萨满法具两大部分。本文试图对萨满神偶的类型及萨满法具的功能进行人类学阐释。

萨满的神偶

在信仰萨满教的民族中,人们跪倒在神偶面前祈求幸福和快乐。神偶是根据他们自己想像的形象塑造的,其来源几乎都有某种神话、传说的依据,并根据神话、传说中所描绘的模样去制作神偶。神偶的制作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塑,一种是画,但有些地方也有塑和画相结合的,如,韩国的长牲,是木头上刻了个人头,然后又给它画了眉眼和胡子等作为神偶。神偶的材料由于地区和历史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同一种神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用不同的材料来制作的例子也不罕见。较早期的神偶用石头和木头做的多,而到了后来用皮子、毡子和布做的偶像逐渐增多了。依达斡尔族萨满所用神偶来说,基本上是以刻和绘为主的,但也有个别神偶是用铁或铜做成的。如,“阿巴戛尔歹”神偶是用红铜制成,胡子是用黑熊毛粘成的。据说,它是黑熊的精灵,是雅德根所有诸温果尔的“乌格力·哈达兰”(意为总管事)。跳斡米南结束时,雅德根把自己所领诸神集中于它,然后举行吃血仪式。达斡尔族萨满所用神偶甚多,据说,仅博果勒·巴尔肯的偶像摆起来有35尺左右。另一个叫“霍列力·巴尔肯”的神偶也较多。“霍列力”,包括17种神,它们是由50多个生物和物件组成,其名称和数目如下:

(1)“曼该”(9个);(2)九个头的“耳勒登该尔·曼该”(1个);(3)“得勒格第”(9个);(4)“塔卡该尔”(2个);(5)布阔该尔”(2个);(7)喀拉尼—喀恰尼”(2个);(8)阔勒托尔迪—喀勒塔尔迪”(2个);(9)“库力”(1个);(10)“蒙充书·卡毕勒”(2个);

(11)“色莫尔肯—肯特勒”(2个);(12)“毕尔吉·毕奇古·毕切沁”(1个);(13)“那林·格库·串戛朗”(2个);(14)“依斯勒—霍列”(9个);(15)“瞄枪”(鸟枪)(1个);(16)“特利·穆都尔·特格—珠如·穆都尔·珠格特勒根”(2个);(17)“耶松·扣克尔·玛尔西朗—耶松·乌给尔·鲁尔格楞”(9个)。

以上17种神偶,前15种是木刻的,后两种是布上绘制的。这一类神偶是以刻为主的,而另一类神偶“博果勒·巴尔肯”的偶像是以画为主的。“博果勒·巴尔肯”神由二十四个特格(组或座位)组成,其排列如下:官人、铁匠、贡沁喇嘛、雅德根斡米南仪式、雅德根、钓鱼人、猎人、担商、棺材、狐狸精、妖怪(布恩)、碾子、婴儿、托若树、乌鸦(斡列)、布谷鸟、鹿、蜥蜴、敖雷。巴尔肯(狐仙爷)、娘娘神(一个人)、娘娘神(九个人)、蚯蚓、狗(二只)、蛇。以上24种神偶都是画像,但外有副神:一个“克亦登”(在五色布上贴九个金箔纸人形偶像),15个“阿昌·克亦登”(画30个龙的画像)、“麻罗”(是木制的“喀勒塔尔迪”和“阔勒托尔迪”塑型)和蜥、蛇、15颗人头塑型等。其中只有后几种不是画。还有一神偶是皮制偶像,一般作死去萨满的偶像时用。哈拉或莫昆的巴格其、巴尔西、扎列等死后,其灵魂变成妖精作祟时,用狍皮或羊皮做人形神偶。称为“哈音”,供祭时点燃艾蒿,杀猪献供。特定的神偶有特定的位置。如,“诺·巴尔肯”神是房角里的神,其神偶悬挂在房屋之西北角。^①

在赫哲族地区,萨满住房的西侧,竖神杆(赫哲语“洮热”)三根,为祭神献供物的地方。中间神杆上绘有蛇、龟、虾蟆、四脚蛇爱米等神图;在杆顶上有鸩神“克库”,根部有二木神偶,称“米林”;平顶是男神、尖顶是女神;右杆顶上有一有翼的神兽,称“萨勒卡”。此外,还有竖四根神杆的,杆上的神偶都面向东方。崇拜岩石神的“阿哈玛法”萨满,将所领的“卓碌玛法”(石头公公)和“卓碌玛玛”(石头婆婆)的石刻神偶,供在木板制的小庙内;庙前立有鸩神杆,是“阿哈玛法”给人治病时,求助石头公公捕捉鬼怪时用的。^②赫哲族的“大老人”神偶是削木为偶,身裹熊皮,男女各一,平时供在西炕墙上的搁板上,家祭时排入诸神之列。除此之外还有避邪神、山峡神、痨病神、肚痛神、头痛神以及掌管牛、马、羊、虎、狼、野猪、龟、虾蟆、刺猬等动物之神偶,平时藏在皮袋中,猎时携带,祭时陈列。原为石偶,后多用木偶或画像。^③另外,还有供在庙中的天神,是一种木偶。吉星神偶也是木制,头顶为圆锥形,头的四周刻九个人面形,每面刻目、鼻、口,惟在两面之间,有一目公用,身体圆柱形,下有四座脚,左右两木偶,为其使者,亦木制。有的庙中尚供有狗神,虎神、豹神、公鹿神等。

神偶是各民族萨满不可缺少的东西。黑龙江省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祭祀、治病、丧葬都请萨满跳神,供萨满教的神,家家都用布剪成蛇形的神象供在墙壁洞里。^④鄂温克族萨满所供的神偶更多。如,“乌麦”神是保护婴儿生命的神,以白桦或落叶松木做成雀型来供奉。“阿隆”神以弯曲木条为偶体,当驯鹿发生疾病时,把它挂在驯鹿的脖子上,祈求免疫;熊神是由一个公熊崽皮和一个母熊崽皮构成的,也是保护驯鹿的,他们认为有了熊神,狼就不敢侵害了。“舍利”神是鄂温克人的观念中最厉害的神,一旦生气就降祸于人,用薄铁片做成蛇

① 《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252页。

② 刘忠波:《赫哲人》,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57—61页。

③ 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册,1934年南京版,第140—141页。

④ 《柯尔克孜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

形供奉。^①

蒙古族萨满所用神偶叫翁衮。据蒙古人民共和国策·达赖先生的研究，最早翁衮可能是“人们把自己认为最凶恶的东西的形状用木头或石头仿制出来，用草或毛绳捆起来，磕头，因而产生了神像，然后发展到人形的形象”^② 据道尔吉·班扎罗夫的研究，蒙古人把“死者也算作一种新的神，叫翁衮……能够决定什么人的灵魂才能当翁衮的只有萨满”^③ 据马哥·波罗、普兰尼·加尔宾、鲁布鲁乞等早期旅行家的游记记载，古代蒙古人的翁衮主要是用毡子、皮子、木头等来制作的，制作神偶时，住在不同的帐幕的所有主妇们都聚会到一起，非常虔诚地制作它们。当制造完毕时，杀一只羊举行会餐，并把骨头放在火上烧掉。^④ 鲁布鲁乞在蒙古地方亲眼看到萨满居住在皇帝帐幕前不远处，守护军中的神偶，“人有事必咨询之，凡宫廷的用物和贡品，必须此辈以火净之”^⑤；“在男主人的头上总是挂着一个象洋娃娃一样的用毛毡做成的偶像，他们称之为男主人的兄弟。另一个同样的偶像挂在女主人的头上边，他们称之为女主人的兄弟。这两偶像是挂在墙上的。这两个偶像之间的上方挂着一个瘦小的偶像，这是整个帐幕的保护者。……在妇女这一边的入口处，还挂着另一个偶像，偶像身上有一个母牛的乳房，这是为挤牛奶的妇女们做的，因为这是妇女们的工作。在帐内男人的这一边，挂着另一个偶像，偶像身上有一个母马的乳房，是为挤马乳的男人们做的。当他们聚在一起会饮时，他们首先把饮料洒在男主人头上边的偶像身上，然后依次洒在所有其他偶像身上”。^⑥ 另一位外国旅行家对古代蒙古萨满神偶的记述更为详细。据他记述，古代蒙古人“对神的信仰并不妨碍他们拥有仿照人像以毛毡做成的偶像，他们把这些偶像放在帐幕门户的两边。在这些偶像下面，他们放一个以毛毡做成的牛羊等乳房的模型，他们相信这些偶像是家畜的保护人，并能够赐予他们以乳和马驹的利益。此外，还有其他偶像，他们以绸料做成，对于这些偶像，他们非常尊敬。有些人把这些偶像放在他们帐幕门前的一辆美丽的有逢的车子里面，如果任何人偷窃车子里的任何东西，他就要被处死刑，决不宽恕。当他们愿意制作这些偶像时，住在不同帐幕的所有主妇们都聚会到一起，非常尊敬地制作它们，当她们制作完毕时，杀一只羊举行会餐，并把羊的骨头放在火上烧掉，当任何小孩生病时，他们也用上述方法做一个偶像，并把它捆在他的床上面。首领们、千夫长和百夫长，在他们帐幕的中央经常有一个神龛。他们经常把每一头乳牛和母马第一次挤出的奶供奉他们的偶像，当他们将要进饮食时，首先拿一些食物和饮料奉偶像。当他们屠宰任何动物时，他们把它的心放在杯子里供奉车子里面的偶像；他们把心留在那里，直至早晨，这时他们才把它从偶像面前拿开，煮而食之。他们并且为第一代皇帝做一个偶像，把这个偶像放在一辆车子里，这辆车子刚放在一座帐幕前面的敬礼偶像的地方，……他们向这个偶像奉献许多礼品。他们也向这个偶像奉献马匹，这些马没有人敢骑，直至它们死去。他们也向这个偶像奉献其他动物，如果他们屠宰这些动物，以供食用，他们不弄碎这些动物的任何骨头，而把这些骨头放在火中烧掉。他们朝南向这个偶像鞠躬，象向神鞠躬一样”。^⑦ 蒙古族人用各种供品来供祭那些神偶，求愿它们赐予佑护。据

① 秋浦：《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2页。

② 策·达赖：《蒙古萨满教简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油印本，第56页。

③ 道尔吉·班扎罗夫：《黑教或称蒙古人的萨满教》第19页。

④ 道森：《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⑤ 《出使蒙古记》第114页。

⑥ 《出使蒙古记》第10页。

德国学者瓦尔特·海西希的研究，一般用“绵羊、山羊、牛和马初次所产的奶来为这些偶像奠酒，每次用餐开始时，同时还要向这些偶像奠酒”。^①

鄂伦春族萨满的神偶种类也较多，其形状性格都有各自的特点。据昭和十年日本学者秋叶隆的调查，当时鄂伦春族所信奉的神偶有：(1)霍卓里(hojolo)：用极其素朴的黑桦木做的木偶，长约五寸，是个祖先神兼狩猎神，家神当中置于最上的位置上。(2)扎奇·达莱(jlachi-dare)：也是用黑桦木做成的木偶，长约八寸，在所有的神偶中数它最大，也是个猎神，在这一神偶上经常挂着桦皮小包，里边有一块布，布上边贴着用纸剪成的神像。那也被认为是扎奇·达莱神像。扎奇·达莱神像带有两只附属动物，一是用木头刻的兽形，体现龙的形象的雷神。每三年举行一次的扎奇·达莱神的祭奠仪式中朝南放置一神像，从神像拉一根绳子或线表示扎奇神的神踏。当扎奇神通过那条神路的时候，那只龙要出来妨碍它。另一只是叫海青(kai chen)的木鸟。(3)阿撒郎敌(asarande)：在用黑桦做的神偶上披有兽皮，高约三寸，治小孩病的神。(4)玛盖(mage)：一对九面木偶，是狩猎及治病的神，也称九头玛盖(jehindilchimage)。(5)字母(boma)：布匹上画的神像，被认为是治病的神。(6)奥库其克(okchogi)：连在一起的一对木偶，是产神。大概表示夫妇的一对木偶。(7)卓拉(jol)：是马的守护神，长约一尺五寸，兽皮上刺绣的一对男女神像，jol一词被认为来自蒙古语中表示幸福、幸运的jol。^②

在最典型的西伯利亚型萨满教中神偶是萨满所绝对不能缺少的必备之物，甚至没有神偶萨满不称其为萨满。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些外国民族学者称萨满教为翁衮(偶像)崇拜是有道理的，拥有形状各异的翁衮神偶是偶像崇拜的主要标志之一。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说，偶像崇拜者“跪在一座塑像面前，他相信在这塑像里面藏着一种他认为对自己有益或是有害的隐秘的德行”^③。各地萨满所持神偶形状不一，大小也有区别。不同的神偶也有特定的不同位置。据我调查，蒙古族萨满所用的偶像中同一类神偶也有大小之别。近代科尔沁蒙古萨满所用的翁衮神偶一般用铜制，所以有时也叫“呼日乐”，即铜像的意思。有的翁衮是在屋里的某一位置上单独立着，而有些翁衮必须插在玉米面里放在门旁。还有些翁衮要拿到村前的“尚西”神树上藏起来。把大小翁衮并放时，一般用线或绳子连起来，以防止小翁衮逃掉。

神偶有时也根据性别分成公母两类。如鄂温克族萨满的熊神以一公一母的幼熊皮为其偶像，灰鼠神则以一公一母的灰鼠皮为其偶体。韩国的长牲往往是一对男女木刻神像。男像刻有“天下大将军”字样。而女像则刻有“地下女将军”字样。除了木刻神偶还有一些石刻神偶。如，达斡尔族“博果尔”神，有九个妖怪的形体为石刻。赫哲族的“卓碌玛法”(石头祖公)和“卓碌玛玛”(石头祖母)的神偶也是石刻的。

萨满的法具

我们可以把萨满的法具大致分为搁置法具和所持法具两大类。搁置法具是指萨满不必随身携带的法具，所持法具是萨满随身必带的法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前者可以称为常用法

① 海西希：《蒙古宗教》第7页。

② 《民族学研究》第4卷，第2号，第36页。

③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下卷，第81页。

具，后者称为暂用法具。常用法具是萨满随时随地所不能离开的，暂用法具是对于萨满跳神来说无关紧要的，只是在入巫过程中或某个特殊场合才临时用它，平时把它放在家里或其他地方，不随身携带它。如，韩国巫堂的斫刀，蒙古萨满所用犁铧、铡刀，锡伯族萨满所用刀梯等，都是暂用法具。

法具的种类有时也可以作为区别不同萨满宗派的标准。如，蒙古族萨满的传统跳神仪式中一般用单面鼓（蒙古语称“塔拉哼歌立歌”），而佛教传入以后博（蒙语：意为萨满）佛合为一体，出现了专用锣的赉青萨满。在科尔沁蒙古地方，只要看到他是持锣跳神，那就可以认出他可能是赉青萨满。

各种法具在萨满的巫仪中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鼓、锣、铃等多数法具都有音响效果。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有声法具，而没有音响效果的那些法具可称作无声法具。以韩国萨满法具为例，杖鼓是巫女所必备的法具，也是作为巫堂的人最低限度上必备的巫乐器。杖鼓在巫仪过程中自始至终发挥着巫乐的作用。它往往成为巫歌的伴奏乐器，增强跳神过程中的节奏感。巫铃是丫字形的，也有音响效果，因此有时也当作巫歌的伴奏器来使用。韩国萨满所用法具中扇子、青龙刀、三枝枪、五色旗等属于无声法具，即没有音响效果。但这些法具在巫仪过程中也发挥着各自的独特作用。巫扇有白扇和花扇两种。白扇同白法衣配合而用，起调合法衣和法具之间的色彩作用，使二者和谐一致。花扇上绘有花草和三神的图案等装饰画。青龙刀和三枝枪是和法服配套的。萨满持它跳舞，并通过用它刺扎肉或其他东西等动作来表达某种神意。五色旗是祭祀神将神时用它。巫女跳神时手持五色旗，并从中抽出一条来进行占卜，认为红色的旗是好运的象征。此外，还有一种死灵祭时用的象筷子一样细长的神刀，这种神刀一般治疗由于杂鬼作祟而引起的疾病时才用。^①

依我的观察，声、光、色三种要素对于萨满法具来说很重要的。我们知道萨满的法具同萨满的法服一样也有护身防邪功能。而发响的和发光的东西在萨满教观念的理解来看正具备防邪能力。萨满教认为恶鬼亡灵是停留在阴暗之处，它们害怕光明，所以光是恶灵的死敌，有光之物具有驱恶赶鬼的作用。另一方面基于某种光学原理，发光之物也能反射光线，所以能够防止恶灵的侵入，萨满所持法镜就是发挥着这种功能。此外，萨满法衣上的护心镜也是防邪护身的。如，蒙古族萨满的法衣上的法镜叫作“珠如肯托里”，意为心脏之镜，就是保护心脏的。当然，各民族萨满教中对法镜功能的理解不一定完全一致。满一通古斯萨满的法镜被认为是萨满观看世界时所用之物。有些地方的蒙古族萨满传说中说法镜里面能够看到萨满的白马。^②近代科尔沁蒙古萨满在跳神时，师傅萨满要戴九面到十三面铜镜，徒弟萨满要戴八面，最少也要戴五面。这些铜镜从小到大用革条穿系起来，挂在腰间，重达十几斤或几十斤。蒙古萨满的铜镜有两种。一种为“素镜”，较单薄，背面中心有钮，无纹饰，只外缘有一道边儿。另一种则稍厚实，背面中心有钮孔，多装饰，饰纹有文字、图案等。这些无数个镜子正是防止那些无孔不入的恶灵们的。法镜不仅有护心的，而且也有护背的。如达斡尔族萨满的“阿尔汗·托里”是护背镜，而“聂刻尔·托里”是护心镜，一前一后守护着萨满的身躯。

声音在萨满教中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依萨满教的理解，恶鬼恶灵总是偷偷摸摸、静悄悄地侵入人的周围，加害人畜，所以它既怕声音，又怕有声音的东西。萨满通过神鼓等有声法

^① 崔吉城：《韩国的萨满教》，弘文堂1984年日文版，第63页。

^② 埃利亚德：《萨满教——古老的昏迷方术》，冬树社1974日文版，第196页。

具来驱赶恶灵,同时也可以迎来善神。在鄂伦春族萨满教中迎神的和送神的法具是分开的。法鼓的声音具有驱逐恶灵的法力,而小铃的声音则具有招引善神的法力。总之二者都是通过声音来和神灵发生联系的。据秋叶隆的调查,他所看到的鄂伦春萨满的神鼓是在桦木框上,钉上兽皮而做,其直径为纵 55 厘米、横 49 厘米,框的深度为 4.7 厘米,鼓槌有 36 厘米。^①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法具的功能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同一种法具的多功能现象较普遍。拿鼓的功能来说,它的声音不仅可以迎送神灵,而且把它也可以当作萨满的坐骑,它能带萨满升天,它也可以变成船带萨满渡过河海。各民族的萨满传说中都有这种神秘大鼓的母题。《尼山萨满传》中萨满的法鼓成了他的船。而布里亚特蒙古萨满的传说中法鼓往往变成坐骑,萨满骑在法鼓上登天入地去找魂灵。这样看来萨满法具的功能也有主次之分。如果说通过声音来迎送神灵是法鼓的主要功能的话,其他的功能则是次要的。在赫哲族萨满巫仪中,萨满鼓象征着最有威力的萨满神灵虺雷的化身,它对一切恶的精灵具有威慑力量。据有人考证,北方民族在传入其他形制的鼓以前,固有的鼓只有萨满鼓。^②萨满所用的法鼓的形状和大小等特征在各地有所不同。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中,萨满所用的法鼓一般以单面鼓为主。鄂伦春族、蒙古族、达斡尔族等民族的萨满几乎都用单面鼓。鄂伦春族萨满的单面鼓叫做“文图文”。鄂伦春族的“文图文”是扁平的单面鼓,用狍皮或狗皮蒙成鼓面,直径约五十厘米。平时鼓面很松,用时火上烤一烤或在阳光下晒一晒鼓面即绷紧,击鼓就可以发出宏亮的响声。击鼓用的鼓槌,长约二十厘米,用狗腿皮裹着狗筋制成。^③蒙古族萨满的单面鼓叫“塔拉哼歌日歌”,意即半面或单面鼓。这种鼓用铁圈蒙以皮革制成。其状如蒲扇,一般直径为二十厘米,下有十二厘米长的铁手柄,鼓柄尾端打成三个环,环上又挂着九个直径三厘米的小铁环。萨满跳神时,且击且摇,发出声响,萨满鼓“塔拉哼歌日歌”是蒙古萨满从古至今须臾不离的法具,《多桑蒙古史》就有:“珊蛮者其幼稚宗教之教师也。……击鼓诵咒,逐渐激昂,以至迷罔,及神发之附身也”的记载。据说还有一种无柄的萨满鼓,称“抓鼓”。萨满鼓有红色和白色两种颜色。师傅萨满用白色的鼓,而徒弟萨满则用红色的。蒙古族萨满所用的鼓槌叫“洁需如”,一般用树枝或兽骨制作。

萨满法具的颜色也具有象征意义,如,韩国萨满的巫仪中有持五色旗跳舞的场面,其中红色旗是代表好运和兴旺。在蒙古族萨满教中尊重白色,白色是纯洁和吉利的象征。内蒙古锡林郭勒、鄂尔多斯等地,直到本世纪,还祭祀一种白旗。据调查,近代科尔沁萨满巫仪中,当人畜遇到雷击时,萨满就拿出蓝旗供上,面向西北方祈祷。蒙古萨满教认为打雷是天在叫,天在发怒。人畜遭雷击时之所以立蓝旗供奉,是由于蓝色代表着天的颜色,蓝是天的象征。

总之,萨满的多数法具是通过声、光、色等三种要素的咒术的和象征的意义来发挥其各自宗教功能的。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法具都如此。还有些法具是通过别的方式来发挥其作用和功能的。如,鄂伦春族“档士”是萨满的主要法具之一。“档士”是一根细长的四楞木棍,木棍的一端系上各种颜色的布条。每一次宗教仪式上,萨满请来几个神,就在“档士”上刻几个缺口,当作对神的登记。^④可以说,“档士”是鄂伦春萨满的“档案”,在那“档案”里记录着萨满神灵的总数,也记录着萨满一生所请过的诸神。“档士”在鄂伦春萨满那里起着“神

① 《民族学研究》(日文版)第 4 卷,第 2 号,第 38 页。

② 赵振才:《萨满的扮象和神器》,《黑龙江民族丛刊》1986 年第 3 期。

③ 秋浦:《鄂伦春社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74 页。

④ 《鄂伦春社会的发展》第 174 页。

籍簿”的作用。每种法具有它的某种法术功能，没有这种法术功能的法具迟早要失去它的存在价值。在萨满巫仪中，每个法具有或多或少的用处。拿蒙古族萨满的法具为例，仅法鞭就有好几种，但每种法鞭都有各自不同的作用。“恶力奄鞭”，意为鸢鞭。相传“恶力奄”（即鸢）是引起“安代病”的病魔，“恶力奄鞭”就是专门用于治疗“安代病”的法鞭。“晃哄鞭”，蒙古语意为铃鞭，其功能主要是驱除病人身上的“病魔”。“苏亥鞭”与“晃哄鞭”在形状、功能上没有多大差别。以“苏亥木”作柄，故得名。“苏亥鞭”通常用五彩布条缠裹，并系上三个小铃，比较好看。此外，蒙古族萨满还有“伊勒都”、“吉达”等法具。“伊勒都”意为剑刀，铁制、圆柄，长约十多厘米，柄端饰以各种彩绸。形状不一，有菱形伊勒都，也有锥形伊勒都。“吉达”也称“七星宝剑”，宽约一寸，有木柄。蒙古萨满跳神时，“吉达”主要是供在神像旁边或进行“手术”时用的。“吉达”一般只用于治疗仪式中，把“吉达”放在病人的某个部位或者某一个器官上面，然后再诵咒治疗。萨满跳神时有一种叫“吉达幸戈腹”（意为刺进吉达）仪式，把“吉达”刺进萨满的身躯中，以示萨满非凡的法力。有功底的萨满腹中扎进“吉达”不出血。这可能有一定的气功基础或特异功能。对此学术界没有统一结论，有待进一步研究。

新萨满得到法具的途径有两种：一是由老萨满传给，一是新制作的。

上面我们探讨了有关萨满的法具问题。在此有必要说明，我们一般考虑到研究的需要，才把法具和法服分别开来单独分析的。在实际的巫仪过程中，法具和法服是不能分开的，二者合为一体成为萨满法力的宝库。如，在满族萨满巫仪中萨满的神鼓代表宇宙；萨满的神裙代表云涛；萨满的腰铃代表风雷；萨满的神帽和铜镜代表日月、星光，帽顶的飞鸟象征其能在宇宙间自由振飞，成为沟通天穹和人类的使者；萨满的鼓鞭则为宇宙坐骑，鼓声的缓急代表飞天的步履。^①从此看来，萨满的法具和法服是个相辅相成的法术统一体，在萨满巫仪中二者同时发挥作用。以锡伯族萨满巫仪为例，萨满给人治病、祈祷时，头戴六股钢盔，胸挂护心铜镜，腰围飘带绣裙，腴佩十二个大铜镜，手执神鼓和木槌。

总之，萨满的法具在萨满教的巫仪中发挥着各种法力功能。除了强化法力、护身防邪等功能之外，法具有镇压恶灵的功能。法具是萨满跟神灵打交道的主要媒介物，通过各种法具来指示或命令，召唤或送行来自各方的神灵。没有那些具有神秘意义的法具，萨满不能正常地发挥他的法力功能，甚至无法施展法术。所以法具对于萨满来说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每个萨满必备的武器。萨满的法具在萨满巫仪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① 富育光：《萨满教天穹观念初考》，《黑龙江民族丛刊》1987年第3期。